

构思情节，奇特新颖；

塑造人物，巧夺造化；

对话口语，隽永洗练；

武侠之名著，收藏之精品。

绣劍瘦馬

旋风系列

伍

高庸作品集



1

卷

第

1

卷



瑞记出版社

锈剑瘦马

高庸作品集

燕山夫学图书馆

7247.58

380



0251425

-427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旋风系列/高庸著

(高庸作品集)

ISBN7—80607—521—6/I·221 ￥90.00 元

I. 旋…

II. 高…

III. 小说—武侠—当代

IV. I 24.8

旋风系列(全六册)

◎ 高庸著

终 审: 成 平

策 划: 罗立群

责任编辑: 罗立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 3331403 邮政编码: 519015

地 址: 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 4 层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67.875 字数 1431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90.00 元(全六册, 分册 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雅而不俗 高而不庸

——《高庸作品集》序

罗立群

高庸，台湾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和电视剧编剧，现移居国外。

高庸，本名王泽远，1932年出生，祖籍四川酉阳。他出身名门，今尊曾是守护一方的不折不扣的“封疆”大吏。由于世事变化，家境日衰，高中肄业以后，便在台湾经营“小说出租店”谋生。

高庸自幼酷爱读书，雅爱词章，聪慧过人，在经营“小说出租店”期间，他整日拥坐在小说堆里，埋头读书，加上他显赫的门第出身、离乱的身世经历，以及他的对世态炎凉的感悟，他终于激发起创作武侠小说的欲望。

高庸投身武侠小说创作是在1960年，署名为“令狐玄”。由于他从小就迷恋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成年后又倾倒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因此，他早期的创作如《九玄神功》、《血影人》、《残剑孤星》等书，受珠楼主和金庸的影响极大，这种情况，直到他以后创作，仍不

能完全加以摆脱。

1963年，他仗剑再次杀入江湖，笔名改为“高庸”，取意为“高雅而不平庸”。《感天录》是他重入江湖的进见礼，也是他开始名震武林的第一部佳作。嗣后，高庸陆续推出《圣心劫》、《天龙卷》、《玉连环》、《凤铃剑》、《铁莲花》、《旋风十八骑》（又名《纸刀》）等武侠精品，成为驰誉一时的著名武侠小说家。

正当走红之际，机缘巧合，他结识了许多影、视圈人士，于是，转而创作电视连续剧，终至一发不可收，最后退出“江湖”，成为一名响当当的编剧。

从1960年初入江湖到1976年退出江湖，高庸在武侠天地里闯荡了16年，创作了近20部武侠小说。除了几部早期作品模仿痕迹较重，水准平平之外，其余大部分创作均可称为武侠精品，有其独特的魅力和特色。

高庸善于创造故事，对营构小说情节更是精益求精，其情节布局诡奇多变，不落俗套，不走常规，常令读者拍案叫绝。

《旋风十八骑》开篇即以劫镖、保镖这一情节引出几路豪杰的明争暗斗。以劫镖、护镖为线索，布悬疑，摆迷阵，前人作品多有涉猎，武侠大家白羽、梁羽生更熟用此套。但高庸却能自出机抒，别出心裁，在相同套路中创出自己的“新招”。他先营造押镖、夺镖双方的气氛，双方各自在首脑人物策划下有条不紊地按计划行事，双方的头面人物都是足智多谋的高手，可谓“棋逢对手，将

遇良才”，由此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力的比赛，而劫镖一方又分为几路人马，各有打算，暗自较劲。围绕“劫镖”一事引出的故事、争斗，精采绝伦，其艺术匠心直可媲美《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然而，令人叫绝的还不在此，当旋风十八骑几经周折，终于劫镖得手之后，谁知镖箱内并没有赃官的珍宝，而是一位姿色出众的妙龄少女，并由此牵出江湖谋杀案、古画《百鲤图》以及“鬼眼”金三的诈死等多种疑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读者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表现出作者出色的创作才华。

高庸注重细心刻画人物形象，其作品中的人物，大都“可圈可点”，生动传神，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天龙卷》中，主人公江涛这一人物塑造得极为成功。江涛幼遭巨变，身负奇冤，他扮愚藏拙，等待时机。他仁勇兼备，在悬崖断桥上，为抢救梅剑虹、罗小梅，不惜以身犯险，舍命相陪。当他身怀武林秘籍《擎天七式》剑谱译本，而被各路人马追杀之时，毅然采用“釜底抽薪”之计，将剑谱公布于天下，使人人均可凭聪明才智参悟修习，不让少数野心家以此危害整个武林，表现出他的大仁大智大勇，他的出色人品和高尚的境界。小说中其他人物也塑造得栩栩如生，如痴情、善良、可爱的少女燕玲，诙谐、耿直、刚烈的“千面神丐”朱烈，老奸巨猾、心狠手辣的“碧目仙翁”颜光甫，都惟妙惟肖，各极其致。

高庸小说的语言，简洁洗炼，雅俗结合，尤其是书人物的对话和口语，更是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年龄和当时的心境，隽永、顺畅，亦庄亦谐，殆为一般作家无法企及，为其小说增色不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庸是饱含着人世间的热情、至爱以及浸淫着对人生的感受来创作武侠小说的，因此，他赋予作品鲜明的主题，也赋予人物形象生命的光辉，他创作的武侠小说有着悲天悯人的侠者情怀，是有血有泪，可歌可泣、张扬人性、颂赞仁爱的武侠佳作。

目 录

第一章	包藏祸心	(1)
第二章	疑问重重	(28)
第三章	蚁阵瘦马	(54)
第四章	金臂人魔	(78)
第五章	独斗八剑	(104)
第六章	戏耍群雄	(129)
第七章	折剑受挫	(155)
第八章	鬼手钢爪	(179)
第九章	迷魂鼓音	(205)
第一〇章	绿衣丽人	(231)
第一一章	巧计盗马	(256)
第一二章	飞来艳福	(280)
第一三章	投鼠忌器	(305)
第一四章	尔虞我诈	(329)
第一五章	生死之间	(355)
第一六章	绝岭失足	(380)
第一七章	任重道远	(406)

目 录

第一八章	妾意郎情	· · · · · (431)
第一九章	石穴生涯	· · · · · (453)
第二〇章	丑面怪客	· · · · · (477)
第二一章	长舌书生	· · · · · (503)
第二二章	委曲求全	· · · · · (528)
第二三章	旧地重游	· · · · · (551)
第二四章	神魔厉奚	· · · · · (574)
第二五章	苦肉之计	· · · · · (599)
第二六章	真伪莫辨	· · · · · (620)
第二七章	蒙古大夫	· · · · · (646)
第二八章	蟠桃大会	· · · · · (667)

第一章 包藏祸心

和暖醉人的南风，吹绿了终南山成顷的林梢，山麓下一望无际的野草，又欣欣然从泥土中钻出寸许嫩芽，山林间鸟鸣燕语，大地一片蓬勃生机。

万物都是顽强而坚韧的，跌倒了再爬起来，枯萎了又振奋起新生，毕竟这世界是个值得眷恋的地方，不然，何来那许多生生不息，挣扎着要活下去的生命呢？

这时候，日影西堕，已是一天又尽的黄昏了，许是阳光也依恋着这迷人山色不忍遽去吧，临去这一刹那，显得那么绚丽多姿，灿烂而柔和，一丝丝金黄色彩线，自西向东，穿射过林间参差不齐的空隙，就像在森森的山林里织了一幅瑰丽的罗网，淡而轻的雾，从草间地上冉冉升起，虽然那么短暂，但这画面却委实太美了。

半山上靠南筑着一栋小巧茅屋，斜依着山壁，左右全是翠松，门前有一块十丈方圆平坦碧绿的草地，地尽临渊处，种着几畦青菜，近东不到三丈，傍着一条山间沥沥而下的山涧，流水淙淙，衬托着炊烟和夕阳，这份恬静幽雅的确太值得人羡慕，但是，是谁把一个安详和谐的家，建筑在这终南

山荒忽阴森的绝壁上呢？没有邻舍，没有市集，甚至除一条小小的崎岖山径，连略显宽敞的道路也没有，山间无常的气候，林中出没的野兽，会对他们毫无影响或威胁，不可可知，这茅屋的主人，若非苦行僧侣，就必然是一位身怀绝技的武林健者。

果然，就在日影衔山，黑幕待张之际，陡地由茅屋后山岭之上，冲天拔起一条灰色人影，疾若星丸飞泻般，三五个起落，业已滑下峰头，停身在屋侧一块大石上，这人约有三十五六年纪，唇上蓄着短须，虎背熊腰，身材甚是魁梧，穿一件灰色大袍，两颊太阳穴高高鼓起，目中神光湛湛，显见得是一位内家高手。

他缓步走向茅屋，手里倒提着一柄青钢剑，才到门前，茅屋木门已经“依呀”一声打开，从屋里走出一位三十左右的美貌少妇。这少妇细瘦条身段，穿一件蓝色土布衫裙，云鬓蓬松，面上未施脂粉，但从她白嫩细腻的肌肤，和凤目蛾眉看来，朴实衣饰，是掩盖不住她天生丽质的。这时，她腰间系着一条白色围裙，大约刚从厨下整治菜肴完毕，才跨出屋门，便道：“你回来了，唐叔叔不是说今天到吗？怎么这时候还未见来？”

中年汉子把手里长剑递给他，笑道：“你快进去换换衣服，将酒菜都搬出来放好，我在岭上已看见有人觅路上山了，一定是唐师弟到啦！来的是两个人，一男一女，说不定唐师弟还带了他新媳妇儿一起来了呢！你这一身装束，别叫人家姑娘见了笑话。”

少妇展颜一笑，接着欣喜地道：“咦！你不是说，咱们还准备……”

中年汉子没让她说完，便挥手示意她别再说下去：“现在别说，等一会见机行事，你快去换衣服要紧。”少妇刚欲转身，他又突然将她唤住，道：“稍停不管他同来的是谁？千万做得自然一些，不能让他起了疑心！”

少妇用一种无奈的哀怨眼光瞥了她丈夫一眼，转身先进屋里去了。

中年汉子独自留在室外，反负双手，低头缓缓来回踱着，浓眉紧锁，仿佛有满腔严重心事，又像是对某一件事，需要极大勇气以作了断一般，焦急地，又沉重地一步一步徘徊着，不时停下身来，向山下张望一番。

过不了多久，壁下传来一阵衣袂飘风之声，转眼间，果见两条人影一先一后翻上绝壁，停身在屋侧五丈外一块草地上。

中年汉子一见先到的正是个男的，刚冲口叫得一声：“唐师弟！”忙又把口停住，刹时脸上现出怪异之色。

敢情越岭而上的这一男一女，并非他所候的人，那男的浓眉虬髯，身躯肥大，穿了一件宽大的黑袍，身插双钩，女的年在二十七八，一身大红紧身衣裳，蛇腰隆胸，妖娆冶艳，两肩上各有剑穗飘出，神情诡秘之极。

中年汉子微微一怔，问道：“二位是谁？要找什么人？”

那一男一女略为调息了一会，四只眼八面探望一番，虬髯汉子略一抱拳，道：“敢问当家的可就是武林异人心圆大师首座弟子，江湖中盛名远播的终南剑梁承彦梁兄吗？”

中年汉子诧道：“在下正是梁承彦，二位何人，怎的知道贱名？”

虬髯汉子嘿嘿一阵冷笑道：“在下兄妹世居巴山刁家寨，

不才刁天义，舍妹刁淑娴江湖中小小还有一点薄名，不知梁当家的可曾有个耳闻？”

中年汉子恍然大悟，笑道：“啊！我当是谁？敢情贵客临门，真是怠慢得很，二位巴山双毒名闻江湖，梁某人正恨无缘一会，今天是什么风，把贤兄妹鹤驾吹到终南山荒岭来了？”

刁淑娴在旁边妖娆一笑，两手向柳腰上一叉，说道：“梁当家的，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兄妹与阁下素无过节，今天专程造访，是要麻烦梁当家的，借一样东西用用。”

梁承彦略为一怔，笑道：“姑娘要借什么物件？尽请明言，就凭姑娘这般天仙玉貌，不要说使用的物件，便是梁某人颈上人头，刁姑娘只要瞧着心爱，也只管拿去玩玩。”

刁淑娴粉面上微微一红，接着又吃吃笑了起来，道：“梁当家的嘴真甜，可惜你年纪太大了……”

在她身边的刁天义见梁承彦吃妹妹的豆腐，心中勃然大怒，道：“梁兄武林圣手，口齿还须放清楚些，我兄妹今天冒昧造访，实不相瞒，还要会一会梁当家的令师弟唐百州唐大侠，不知他可在终南山没有？”

梁承彦依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儿，道：“原来二位还不单是来找我的？那倒真出乎梁某意外，但不知二位找梁某师弟有什么贵干？要借他什么东西？”

刁天义道：“实不相瞒，在下兄妹久闻心圆大师逝世之时，曾留下一部剑谱，那剑谱分为上下二册，分存在梁当家和令师弟唐大侠手中，愚兄妹不才，久思向梁当家二位求借剑谱一观，只为唐大侠行踪飘忽，难以寻觅，闻得今日乃二位五年一度晤面之期，是以特地赶来，求借剑谱一观，唐大

侠既然还没有到，就请梁当家的，将上半部灵蛇剑谱相借一观，当即奉还。”

梁承彦尚未答话，那少妇在屋内听得人声，也赶出屋来，身上还刚换了一套较新衫裙，匆匆出来，一见刁氏兄妹，彼此不识，少不得一愣，刁淑娴已经笑着向她一福，盈盈道：“这位想必就是梁大嫂吧！小妹这里有礼！”

梁承彦的妻子李氏并不会武，突见刁淑娴施礼，也不由自主还了一礼，问道：“二位要找什么人呢？咱们似乎并未见过？”

梁承彦忙用眼色制止她，沉声说道：“你不知道别在这里乱说，刁氏兄妹乃当世高手，别替我得罪了贵客，还不快去准备招待！”

李氏会意，转身向茅屋退去，谁知刁淑娴香肩一晃，早已欺身而进，左掌平封，防着梁承彦发难，右手疾扑，便来扣拿李氏肘间穴道，口里却说：“大嫂不用费心，我们姊妹也谈谈。”

梁承彦陡见刁淑娴抢到，心知不动手是不行了，脚下猛往里横移半步，也翻左掌向刁淑娴“鱼际”穴便扣，笑道：“刁姑娘，她一个凡俗妇道，值不得姑娘抬爱。”

这两下里发动几乎都同一时间，刁淑娴右手刚要搭上李氏肘间“曲池穴”，梁承彦也将要扣上她的“鱼际穴”，但刁淑娴却不比李氏，左掌疾转，反切梁承彦膻门，同时右手原式不变，闪电般已经扣住李氏的“曲池”大穴。

梁承彦亦非弱者，左手落空，不待刁淑娴掌到，飞起一腿，便向她小腹踢去。

彼此相距如此接近，表面上还在客客气气，刁淑娴万料

不到梁承彦会出此一招，小腹要害，岂能不保，说不得，只好松了李氏，翻身一悬空筋斗，退到七尺左右，堪堪将这一腿躲过，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又羞又怒，眼看着李氏奔回屋中，愤愤不已。

刁天义一时援手不及，妹妹险些吃了大亏，不由更是暴怒，喝道：“姓梁的，我们兄妹以礼相见，你竟然突施暗袭，出此下流招式，你当真是目中无人，把我兄妹看得太扁，今天有了剑谱便罢，否则，怪不得姓刁的要不客气啦！”

这时候，李氏已将梁承彦使用的长剑取到，交给丈夫，自己转身又退回茅屋，去护着熟睡中的女儿樱英。梁承彦长剑在手，心中略放，冷笑道：“二位行事，未免太过狂妄，梁某人得自师门剑谱，凭什么便该给你们看？”

刁淑娴怒道：“不要脸，什么得自你的师门？须知这一部剑谱，原来是我们刁家堡祖传，不慎遗失，被你师父偷来的。”

梁承彦大笑道：“这更是岂有此理，家师心圆大师因见灵蛇相斗，感悟玄功，手著一部灵蛇剑谱，天下武林莫不知晓，怎么倒成了你们刁家堡的失物了？”

刁天义道：“是与不是，一见便知，我们刁家祖传三十六路蛇形剑法，天下谁人不知？你师父盗去秘笈，改作了灵蛇剑谱，一字之差，怎不令人起疑？”

梁承彦一摆手中长剑，道：“要是梁某不肯借观剑谱呢？”

刁天义大怒，“呛啷”一声响，也从背上撤下日月双钩，道：“那就显见是你心虚，我们兄妹说不得，只好不客气了。”

梁承彦笑道：“那是最好，你手中双钩也是剑招，咱们就试试，看看二位祖传的蛇形剑法和在下师传灵蛇剑法，是不是一套东西，上手便知，连剑谱也不用看啦！”

刁天义喝一声：“试就试！”双钩陡地一转，左右疾分，上步掠阴，果然使用剑招，攻向下盘。

梁承彦荒山苦练“灵蛇剑法”五年，早恨不得能有人和自己过过招，今天突然来了刁氏兄妹，一等一江湖有名的剑手，那是再好不过，长剑翻转，剑尖下指，一招“蜿蜒临空”，也是“灵蛇剑法”招式。

两人搭上手，一个钩如雪片，一个剑似游蛇，各出平生绝学，眨眼已是十余招，竟然功力相若，胜负难分。

刁淑娴看他们一时分不出高下，玉腕翻处，声作龙吟，也将“阴阳双剑”撤到手中，叫道：“哥哥，你缠住他，我进去搜。”

说着，提着剑大踏步向茅屋便闯。

梁承彦大惊，呼的一招“绕身盘旋”，闪出圈子，疾退数步，背依着屋门，喝道：“原来二位索取剑谱是假，意图劫掠是真？姓梁的却容不得你们擅闯私宅。”

刁淑娴更不答话，双剑一合一分，抢身便到，刁天义略为一顿，舞动双钩也加入战团，叫道：“妹妹，咱们跟他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先毁了他再说。”

这一来，叮当一阵乱响，四件兵刃，裹住了梁承彦一支长剑，梁承彦负门而立，拼力死战，虽然一时间将刁氏兄妹阻住，但时间一久，却渐感吃力。

刁家堡剑术源于武当，其狠毒处且较武当派更甚，传到刁人杰手中，越发将本门心法宏扬光大，近年来俨然已以一

派宗匠自居，这刁天义和刁淑娴兄妹，号称“巴山双毒”，非但剑术精纯，而且心狠手辣，是武林中有数辣手人物，别看他们年纪都不过三十左右，江湖道上却恶名远播，绿林中闻名丧胆，近年更因刁人杰一心创名立派，广揽高手，势力渐渐扩及陕晋诸省。刁家祖传的一套“蛇形剑法”倒是真有其事，不过，并没有什么遗失被窃，而是因为刁家堡闻得心圆大师另创了一部“灵蛇剑法”，传言招式奇异，更胜刁家堡祖传，所以，刁人杰才特命刁氏兄妹藉口索阅，欲行劫夺。

梁承彦习练“灵蛇剑法”仅只数年工夫更因下半部以气辅剑及内功诀要放在师弟唐百州处，五年来虽然苦练，进展有限，如果一对一单打独斗，短时间内自未必不敌，如今被刁氏兄妹联手合攻，四十招一过，已感处处受了牵制，又要守护门户，身法更无从施展，咬牙苦撑到六七十招，便已汗流浃背，岌岌可危。

刁氏兄妹见他力已不逮，精神陡增，各自互递一个眼色，催招抢攻，更比先时凌厉，你进我退，轮番出手，简直不容梁承彦有一刻缓气的工夫。

缠斗过了百招，梁承彦已经力不从心，剑势越来越慢，一招大意，被刁天义的日月双钩在左臂“嗤”的划了两寸长一道血槽，鲜血汨汨而出，刁淑娴娇笑连声，更挥手入怀，扣了一掌喂毒的“蜂尾毒针”，猛一抖手，向梁承彦打来。

梁承彦挥剑拨落了毒针，手势一缓，右腿上又中了刁天义一钩，这一钩伤得甚重，深可见骨，痛得他腿一酸，扑地单腿跪倒，但他心知只要自己一死，屋中的娇妻爱女就将惨遭双毒毒手，拼着最后一口气，仍然咬牙挥剑格挡，不使刁